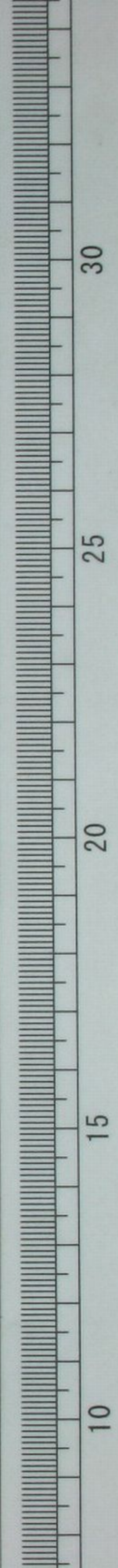


江戸繁昌記

初篇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63
1



天保三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江戶繫昌日記

克己塾藏板

江戶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つた文庫

天保三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筆經劫緒
 雜書於閑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捲卷而嘆曰道哉年以不豐百文錢饒賀教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顧
 得非太平世浴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繁昌光景鎖甌憶之知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事
 又以遣悶漸集為卷乃題曰江戶繫昌記然中原不
 屬意於版與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寫其



010190616350

光景以鳴。國家之盛，但錄其端，雖事鄙，備存好事家之手，得證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千百年後，則足矣。若夫所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遺其悶於無聊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五街妓樓相撲，則鉅屬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來舊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擊，馮，馬，嗜武，論意所在，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撲忠孝之情，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掌謂不泣乎忠臣庫牙四面，則台氏諸士別城之條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隔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闕亦大，則外武而為，為而感為樂而願焉。其然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櫓鼓宣時揚，槍連擊連，辰觀者奉食而往，為力之更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是一王屹立，努目張臂，中分七，豚各占一，上鳴，一，蓄，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一，在，破，雷，擊，碎，風，花，飄，實，虛，奪，氣，搶，隙，取，勝，無，情，定，是，之，意。

清正搏虎之勢，後院也。時，鷹車機，鷹二，手，以，取，益，
柔，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擊，檢，不，意，輸，力，為，知，
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烏，行，司，人，素，軍，
角，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而，愛，東，勝，敗，不，
分，之，間，鼎，負，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巾，手，
把，勢，汗，扼，腕，切，齒，狂，顛，不，自，覺，為，扇，揚，矣。一，聲，喝，
之，聲，江，海，翻，覆，各，拖，物，為，纏，頭，自，家，衣，着，等，一，
甚，矣。或，主，於，禱，傍，人，短，相，
雷，方，二，神，用，力，于，七，世，云，者，難，全，其，實，不，可，
皇，仁，帝，上，十，野，見，高，林，雪，林，如，連，蒙，語，試，在，多，

此為之祖，而 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
且如 文德帝聞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
輸中其伎之盛，可從知矣。爾來士人名此伎者，此不
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甬河津
祐恭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
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
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 後光
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錄宮殿再建設，此伎
場，江戶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命始行之。于
四谷壇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一奇而聞近日兩國觀物場警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嗟夫
愈出愈奇然未聞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張空力舞裡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狡狴嗜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聲周旋米之纏頭紛於是乎推為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掄屈腰握

沙叩頭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纔故上豚綠之寤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內不懼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吉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橋今常盤橋是也自設
有坊徒者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木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令散為一以開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蓋獲

簪之故，名曰芦原。後改言原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華之意，改曰江戸坊。初名柳坊自鎌倉來者住其旁，二坊自麴街者，緣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旁，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塚伏見二坊者，由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佳麗三千，娼妓各鬪，嬋妍一廓。繁華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盛事。友人學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雪下巫山。夢暖濃雲凝，予賦燈云：青烟却逐蘭盆節，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夜，佳節不直為觀之義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靄沐柳，黃昏燈上，大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吹四角，雞卵世亦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下燈下，離闕道人魚貫漸蟻附，格下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憚而遠望者，有押而近窺者，乘蹠交臂，喃之密語者，情即談情也。授管吹烟，吹之艷話者，姦妹弄痴，也。醉浪髮掩前，幫開押後，諱而過者，大客上，榜也。六神出，水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嚴不可動，道徐之蓮步，采者若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太苦，歌曰：思我子孫。

使思我乎無理有交與之談者一人曰我懷二錢銀
兄向言有三錢合弟一錢通計錢一方半金金少人
多顧安急辦不妨明曉吾耳遺遊矣夜議一次相携
而去大凡遊于茲境者有愚而弱色有達而喜情使
或取媚買與愛或或黠而快教賺他掠物以此自好
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與下人意表不使氣一點控
平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與也誰不道學
之極亦奇落魄生輩非以得而知也凡事日非履其
履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使本翻譯
青以按曲聞其言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兮夜將中

衾如冰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
乃金屏障畫護寒窗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
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暗照六曲秋江圖屏
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宜少
說話身曰小子不解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
段即笑曰加脚纏四木妓星眼流淚曰可惜矣纖手
一捻他去時有俏媚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樂事
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竽
光潑起偷眼熟視郎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一
番遠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覆即上

彼之王臂早已在郎角枕下曰想君家必當有差緣
在曰良緣未遇曰然則不知何緣有睡人約親曰家
君嚴矣不得縱遊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談子情
即様子令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誰一人悅妾且悅
以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羨哉願聽其名字
妓西不答即復曰云々言之何妨妓有頃曰不要別
人即君也甫即胸悸故笑曰妙騙人曰决無為差然
如妾者君豈顧耶曰休謙如君當世佳人也佳々十
分調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無心曰誠然乎
曰請誓言曰雖假猶可喜曰其言即假曰真矣曰試

為早引一脚踏入池雙藕股間妓曰冷脚可惡
柝打三更閣樓就眠只聞打棒戒火聲有客輾轉不
睡長等短等歎吁又伸以百葉之妙火以就燈食
烟纔遣無聊幾拈這魂草未招得其人於彷彿中乍
聞長笛上履聲遠々是然漸近意敵娼來到急蒙衣
粧睡何意足音失之隣房甫後氣愈清眼愈明起如
廁者兩回已數書漏聲又算當直之日數想彼憶此
耳邊復上是然之響思此是是也依前假睡而聞已
入者樓下來加注燈膏也奇貨兩贖難耐怒氣凜
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下屏風外徑持烟管

微捨其衣，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啟喜助。
大勿為客唱醒，妓摩挲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若
將何之？曰：且歸。曰：君歸，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任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衝氣不少，動曰：呵呀！主何
為？客氣急矣，曰：吾歸，吾歸若，實唱我復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敢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諾至欲歸，且帶
但少留，我將奉一言。客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娼
坐娼不忙，不慌徐々說，出曰：過日約今，而後待
復以客言猶在耳，曷忘之？之速，遂探其懷，囊裏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緩々與君同夢，且有肝安。

說話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吁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又脫其上衣，客於是乎身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歸，娼顧謂曰：意挑人，耳一力
攫取，咬他肩頭，客叱曰：勿戲矣，若作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平相抱，為一塊時，韻黃柳子，片擗
或云：近世繁華漸凋，不復昔日也，予甚感焉，蓋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為具
源益盛，而其委漸衰者，必無之理，抑欣流外溢，有所
漏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轍，舍此無國，而何適？嗚呼！人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明在昔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捺澤池側上階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薪以壓其氣且舞三番更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語言舞而禳其禳毒為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磯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移若葛三

郎賜命割開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入形街

次都市村二氏之場亦皆成焉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于木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看棚頭東方將

白鼓聲始震例為三番更舞次演家藝俗謂之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次田氏

提之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熳喧聲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時一未藥至陸續兼自四

方入山人海鼠戶閉不暇開棚欄撓將傾折東西看

棚紅穗連接真不露之紅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赤

雲之龍木舞臺三間內正而有亭左樓右門搭一拱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由良助方來無人之時手

人呀送書簡情立照吊燈展讀過執意阿自定
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延頸披其紙端料外
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熟時佳兒頭上金釵落
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
樓上有入階下人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
喝采齊呼山崩海翻佳兒正驚襟紙嬌會笑呼由
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佳兒曰妾被君勸辭
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欲有
占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來佳
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本階

恐幫間強住更因勸益為之奈何適見牆外有一樣
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欄曰幸矣此九級
梯子狂蹶此降之佳兒曰此非平生所踴之物無乃
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年身上事目今一舉難
勝三步間過不得及膏藥醫破裂佳兒曰莫費閒語
動搖如此恰似飛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而聖母
未時看棚中怒起爭鬪喧嘩沸騰見女踏踐叫苦並
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兩佳兒等皆錯愕乃向假臺
却作今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身不得自階下出
頓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後續前代嗚呼若此

爭鬪乍發，若此沸騰，乍歇。箇這江口人氣質，但此都
不繁昌，何如起此爭鬪，何如發此沸騰，然則以此爭
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猶信矣。

千人會

扎猪二牌札為原牌，猪為數牌，其數一千一猪值若
于錢，頭起日月四散齋之，賺若干金，至期盛原牌，千
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一
大賺付之，於第一番者，餘賺分賦，九十九番，各負左
國語名之曰福，謂云乞食人家，富落未差夫天道，爭
竟以有餘，神不足，貪人得之暴富，蓋此其所以名。

濫學未識，漢上亦有此名，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
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更置比前細密，殊極自非買
習者，固不易辨識，則畢竟此名不當，此名。

谷中感應，乍目黑，泰東山湯葛，管公廟謂之都下，
富本日破上先安，一匣下而搥間階下地，閉不許開，
入人羣，漸湯喧嘩，洵々檢點使至，警備備艾，既而軒
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為播鼓，鼓擊僧讀誦，
若經，蓋被之也，乃一人尚執錐，別匣未舉，喧嘩寂矣，
大風茶止，觀者眼張胸時，而身牌早在，吏人之手，
賜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濤還務湧，且刺且浮。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婦之約，所恃在懷中一臂，萬人江裏之萼，湊墮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賤，十年備作之賦，一旦享錦，歸之榮，昨日典鏡之婦，今日戴瑁，瑤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展矣，富之哉，三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所云。

咄，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以過者，如呼如叱，不辭其為，何物既而聞之，是教場中，今日所剩，一得之目也，守口錢帶之為生，具狂奔者，以道報爭先，身晚間，走白駒之羸，足以買一外米，嗚呼，一法計取之，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嘗

豪氣稍摧，乃意存，亦揮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計不足，賒外米，而終年衣食，于浮屠間，則佛緣之薄，宜難奈，以佛袖募緣簿，疏手未，可識，南錄一片之講，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備後生，冥福也，又思不如，倚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間者，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砍取劫盜，武士之習，况其食力，難奈未晚，脩會鄙事，爾與其折腰，怡尾，曝面於千百人，寧為偷昏裏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驚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為彼狂奔，而羞，洪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老於狂矣

一日與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邊所傳，聽便突入中，之曰：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審此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將拔還，拙山城思得同志者，而偶聞鄰營有人問答，曰：重書中黑執，羨曰：中黑哉！三鱗，盡興則代之者非，盡而何保聽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候鄰要聞之，亦以為何如。

頃者，入市見肆頭掛數箇招牌，題曰：松竹梅曰花鳥。

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因之，亦入會標識。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茲連億今日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劍，不計明日生計，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怨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絲當不。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為有摩般擊人，一賽詣，未嘗絕干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臺榭頗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高並，其無下有賣珠數者，有賈鼙鼓者，估假面，飾畫，其益。

有院曰傳法院山主住其所其北祠者福祿神也對
院一店賣糞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舖數十搗此
搗折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文米平內最後有一小
台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屹立
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
雁行並建為西有神廡既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闢小
街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茵葉堂廣數楹為數丈奉
安置一寸尊像為玉龕寶帷金碧映射莊嚴之羨固
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嵐神黃祠三社十
社而殿念佛堂涅槃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誰開茶籠娘何起弓場並妖粧
盛飾銜媚招客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
說經吐火吞馬諸凡售伎者萃為淵藪焉此所總名
謂與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水三郎左
衛門奉使于古河有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
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與山中每日所湧金
錢茶籠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
有機緘然亦有幻術為邪陀螺則從意而運焉松井
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及覆被
養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裁竹竿長可丈許頭肩嫩

織邊周以紅帛中桂絲垂下乃運一陀螺令其自
走上為上窮入織於是遣一小陀螺從迎之而大小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手聽有手接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知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知云猶未矣悲夫

麻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
所有一棒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貧儒
甚異者誰滑誓師演藏是也然其所以與
仁義大異也人象聽而不睡葛藟者性為車馬
為天師天口奇談辭出却以天倪三百六十日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愈且笑其言洗淨自
恣明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解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有為非如吾輩從局于文字間以老此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舉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論白其所為名目說了復鼓使撥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蹠足鵠立為累卵方是觀者尻着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躬以手代足四
脚倒豎鼓急矣似風絮一般飛下又插一榜子繫之
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双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
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舉其目一二曰
達摩禪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是
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丈許宣白者搯
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履烏紅巾抹額右手揮紅
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々送步索撓且膠人見其險
莫不惴惴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及路遂至其中分
震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世謂之輕業業亦多術至

一無適習之文精熟至此人而熊經人而燕輕由是
觀之昔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焉者我不信矣
番門側有一叟賣紙備備人體猿面蒙笠坐之于竹
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銜其絲及
此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問伍中左次平
爺巡四國為獲狙說了拍手備獲笠飛嗚呼竹片離
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所謂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
其間者歟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
雷門外之雷聲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餐霞壟者有
年可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甚非也說近有

名甯門內船橋亭菓子極其味也門之內外風味
異可以照古今田舍人始嘗焉以食養或謂於鄉里
世或知養為金龍而不知寺為金龍按酒肉固不許
入山門僧家唯得食養由此言之謂寺曰養謂養曰
寺猶似矣

楊花

壇上低簾金縷晃々繡出員員連中等數字簾內有
聲唱其所按曲名為何折響簾捲大夫粧飾瑞雲兒
紅錦蒲團翠銀鑊致案麗羨奪目三線調定徐々按
起女而男候婦而女粧引官刻羽縹緲遲迴行雲不

曰神將逝之間使人不覺絕倒情惚皇凌歛歛飲泣
哉賞音者有喜節者而觀者較多於聽者何也曰妙
有釋史家其言曰二人聽曲而婦某問度曲巧拙甲
流那辨矣特守其面而已因向乙叩其羞醜曰吾眼
一注其腰帶問如聲與色吾不大之也相視大笑是
謂之觀傳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真是此等之
人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德澤所致得不仰而思焉乎
然都俗常態不唯習不思為猶且欲食爨肉幾幾
也為不可為之事不耻可耻之業學為花子樣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楊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第事及
踰度而人羨其梁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遽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及其
子售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役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近
日此風殊煽氣炎人熱而聞今春令出禁之禁是
乎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旦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惡
矣

淨瑠璃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田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嗣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土佐中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兩國烟火

兩國烟火以五月二十八夜為始放之期至七月下旬
而止為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影欲滅金鳥翼已翻舟魚入舟火泉

走波或棚上漸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懸上紅
絨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道人羣混流
梁柱撓動者將傾陷前舡後舡隊々相銜盡訪填密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船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骨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船並變為網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盃盤狼藉中喧嘩連曉而
歇

一船具大小二鼓鑼笛等物暗々繞遊船際候其妙
曲雖調爾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簇為祭礼曲謔以攢

之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迴迴往還賣
酒呼菓嘩雜中令人扶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過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壓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戲始
知惡少年戲拋西瓜皮誑人雜造可想

與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雨物星換
移新奇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乎
奔走一日不縱遊焉且政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
童子御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錢

輒往，為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于橋東，此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角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氈，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為双脚朝天，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時，鈞運水過，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鱗雀躍，應節合曲。未知宜僚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加插，便蹴上之。則小桶飛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故蹴踵逐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以小桶然。桶即此耶？渾身軟如綿，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暈，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繫卵積棊，擦指欲倒，而童疑立於其巔。絕叫一聲，卵崩棊倒，童則雲霧下墜，復住脚。其間脚上各鑿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人手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諺云：河東騎，脚懸千金。或言近世賣股為產者，不為不多。然天又新出此一股，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有引一脚，為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庭而事繁，事繁而惑，惑益肆之，數不得不從。遂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芸々說起，曰：...

而愚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海人止
而環鳥每有乞者輒合目戴策例曰假爾春能育常
或雜唱以土保加養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神題目
二分四探過觀之否更秉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自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鈞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規大厄且吉以爲
有所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數乞者之等
之塞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專設神位
嚴

或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卜焉
或謗令卜人狐豔妄說唯錢是占徒誣人爾卜曰何
獨卜人土流賤取重爵媚食豐祿不辨君子儒人口
說匪經行類商賈不識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鄉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美辨亦不占而已
偶讀歲時平傳至其裁曰闕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予乃謂當日占料亦與我今二十四錢益
不苞上下然彼得之足以活適一日而此則錢一
錢與飯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運之昌，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
中有墨才德，且具者一與盟，衆推拜先生，戶流四海
溝滄皆盈，油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矣。予雖
不得與盟，亦嘗列末筵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盡
爲其地，多以柳橋街，乃八河半，二樓先會數月，日
掛一大牌，書曰不拘晴雨，以其月某日會，諸四方君
子願臨，主人書揭先生姓名，於是會者，亦多有先
生，予世蓋與漢朝及晉放榜之事，必同榮，可知矣。觀
者聚焉，壘肩累踵，皆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源某書家，彼插花師始，宜名也。此清木氏女初上場
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如木，一樣未會之間
先生鷄起，夜々奔走之勞，高門縣簿莫不取，往亦不
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
地，開居案，計入二位，簪華守，乃賓主相揖，恰如賀
客拜年，於曲鋪頭有案，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並
年，在職容漸廢，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
暇，豈是獻酬客互爲主舉，丞相屬聘名妓數名，克備
佐酒，調弄紛詭，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盃亦足以
裝醉狂，紅牌詆李公，於桐人中周頌取問答於醉言

上紅氍毹席畫地設壇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
筆下鳳蕭腕中有神指頭有鬼一絲之墨萬金難購
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
掬矣淨粧治服艷發射人者所謂近未流行女先生
是也纖手拈筆爲墨成態人麗毫靈衆賓圍繞繞階
蠅着隨謝隨乞嚴師在傍獎視亦不得令其守無別
之教不手親受授酒流敬崩噴雪與坐埃雲蒸千
筵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坐一絲之滴助盛
會之海難遺漸收樓頭可燭幹人拘曰下不及夜醉
客不得已而起

翔鴻先生有詩讚曰神筆一齊否之昔揚州輪頭車
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別占春在賓藹々
興將沸媚集媚也又禮祥宜忌風侯與兩傲吹灘紙
痔發十辛擲末珠玉各差等擲出杯盤同一飯飲金
友擢飲金友舉酒人掄惡酒人紅氍毹巾分暴局絳
陳州青紫卓萃會翰花翻癡情之雲狂煙滴醉張旭
有人大賤請衆毫輻濟名家歸一轂蕪竹米山豈容
易鍾措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拳求蠶紙何是問
麥菽其他喫茶又過花花說中即茶爐陸敬一側牙
傲舞中百技喧囂借寵鬻燈燭點未滿熱醜那舞俗

是黃梁熟君不見播間酒內祭祀餘昏夜乞求詣又
諛未如妻妾相向泣施乞外求禱且娛昏夜乞哀猶
可忍白日乞哀若為醜耻之於人乞試矣利奪名走
為君賤

友人李燠戲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緣簿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鉢名衣別有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羨並開會儀違其格式以故
謀集會者皆先就質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有力為
所著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于田舍

火場

江都厄下火明曆以遷其大者不為不多小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虛日或一日再三茲此為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所以厄之理擬可防禦之方
云々費家不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寵烟無慮數百萬油菓
燭燒一日薪炭所用童泰山斃鄧林要火就燥之數
奈何免之於此為俱思都俗奢侈所致亦或有而加
之以人氣輕脫京氏所謂下不節盛火數起榮敬成
為第一義須切盡心為耳至防禦之術雖至要至
末矣何謂奢侈曰如車馬衣服門廡堂構則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為獨於飲食也有司譏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呵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池之而擊鍾陳鼎三牢八珍莫不供具焉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古文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焉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然無此奢侈又何以
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火亦不
允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炬火起而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發及於門馬及於衢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椰子者擔龍膏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省作拍急拈散燈之觀融風蓬捲砂飛石火
越風威風助火勢一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棄器提燈索抱飯糶菓貝具夫妻亦體禱
亦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呼兄喚弟童子尋爺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訛救掠物賈人守戒各行
哀號之聲沸騰載路騎士各關豪華氣令此錦
人雄馳騁曲折舞鞭指麾卒伍皆盡壯奮
鉤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勿噴烟赤脚踏火

廝殺也。追烟躍馬馳驚往來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空
飄金縷袍耀火奔逸絕望。猛威生風。靡人不辟。易者
某官報事也。風吼聲火爆聲。呼々求救聲。計々徹屋
聲。必々刺々刺々刺々。霹靂震山。聲裂衆猶。扇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天劫後把
火。覆極魚頭爛。胸顛墜。魁後。焉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絕起屋。即以此常日。皇。諸。輕。走。輩。臨。場。如何。顧。愈
但。其。責。事。會。以。故。弄。餘。儘。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世。年。思。火。關。火。占。所謂。入。火。不。煮。者。此。輩。有
焉。赤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大樹

乍付。焉有。匪。脆。紅。散。受。為。無。何。有。之。鄉。執。不。慨。為。然
人之無情。觀望指點。以取樂。為一人。曰。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力。金。天。如。以。此。付。我。吾。一。生。要
穩。適。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購。夫。人。換。口。粟。々。最。後。一。人。曰。今。免。所。費。
燭。價。亦。夥。矣。如。予。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鳴。衆。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樣。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為。風。之。古。且。近。未。稱。得。這。場。者。幼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坊
門前街買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
摩爛燭賣食物者必安牀闌成而魚油燈火陳草與
越燒團粉與明燄札為魚鮓沸之蔥油餅或列百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括闌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賣茶娘必取麗鬻水魚自清涼街出者然
紅箋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籠兒十頭一區大蓮豆
一囊四錢又兩子蠟盞金魚以黑紗囊時用替進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所湯綠麥湯出暑湯自暑湯此
卯湯並和以糖其但味甜紫蘇色之異味其際

駝師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丁架上開花開草開奇
競異枝為扇瑞者為氣餘者葉有開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裁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蕙軒扶杖弱王樹樞虞美人草
鳳尾蕉雜蝶麟角葉百响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駢植蕭爽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鵑招客如求自鷓鴣花漢名媚
伴老少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鷓鴣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不九領鸚紫牽牛花粗闊色各勝花
卷用偏其黃芥萸兮梗草蘆紫色欲奪他家紅紫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往可拾。初無意。接。採。桑
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六。坐。花。間。向。此。紅。若。錦
綺。叢。間。挾。以。良。商。言。商。嘖。如。微。羽。繹。如。狗。繩。黃。昌。紡
線。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聒。兒。奪。之。倫。兩
檐。籠。內。幾。種。虫。声。唧。唧。送。龍。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出
見。之。一。鬧。熟。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商。客。所。燒
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數。所。大。保。前。暴。過。後。履
滑。過。踐。之。藪。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亦。不。罕。者。羣。子
餽。于。餅。于。團。粉。于。果。蔬。糖。奴。者。不。賽。亦。奴。也。拉。處。於
者。不。賽。乎。處。也。彼。買。泥。泥。於。賽。此。引。治。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 六賽

追。賽。之。賣。假。声。者。近。歲。殊。多。一。詞。章。例。八。又。錢。若。詞
長。声。巧。則。從。益。其。價。先。自。其。所。假。慢。人。不。敢。罷。說。出
詞。曰。可。呀。涼。嫩。暫。時。請。暇。逃走。為。最。也。連。數。百。人。把
守。後。路。去。雖。完。亦。莫。容。通。之。地。且。計。於。死。生。思。相。如
敵。質。有。夫。不。喫。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嘴。勝。之。悔。言
之。遍。真。說。者。環。立。一。口。叫。妙。該。云。愛。人。及。其。甚。焉
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朝。之。云。我。食。其。說。如
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出。思。世。間。何。事。而。已。今
儒。人。亦。止。為。聖。人。假。声。豈。不。亦。非。人。所。為。乎

女判師

女判師梳粧素淡，銅單衣，抱中箱，急遽飛展，東西莫不奔走予尚，勿矣。自今廿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務而其價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閭，莫不有為，價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嗟乎，雖生而賣，孰中辨從人者？女流本事乃令，然天

畱澤坊舊市附於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之，有之多，連二坊其最也。仲明臺市奇，而十軒店，雖寓人市，麗也。蘭金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歲晚市中最大市。花市例期，各所賽日，骨董市必主，茶人家，權家門前人為市者，予謂之曰士市。市八百八街，其地雜市何限。畱坊亦一大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經緯櫛比，夾路連布，古衣舊帶，每朝新陳，倚之，女積錢，雲馮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教寬風揮，紅葉怡，推例石氏紅，滌步障，未三升松子，比翼家，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極半茶色鴛鴦被舊係去亡人墓裏衣
揚花錦綺褥宮人花樣窠長姬裙暖花帶餘香范粉
故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大或應憐舍府公遺服開頭知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崇師子氏喇判官曰
當世風長半袖一黑林空
子張之紳教履沈土伍長之袴袷禪脫紅加以湘死
淚痕黑衣已去更存先人手澤松魚上時袷衣捲爛
千人會日夜帶如塵雜人惟求舊器非求舊鏡人敗
夫至吾落魄儒輩耶下百萬賤人已得新裁
下時何暇省版之不稱衣無常衣版之無裁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鋪為倉中物一旦解縛復見天

日派移轉愛占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烏如繼綾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衣今日為合邕之股去年
尸祝有版今歲為儒者贖製遇伯樂之顧馬高好者
雨衣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故袍而不不晚何苦難賣亦鬼未
買虎皮橫身卓款天牲價革半掛從未有言衣版天披半掛與眾
數區去胸裏亦不少怪
古衣未必古新裁之嫩亦有彥道彥道且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歸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大事半
掛裂火紅綉夏月故紗帳隔流水綠漪擬盡春風撲
撲秋蟻尚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故之極故者皆輪之干柳互舊衣市中柳

原最居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賈不當三
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欺小人被罔大抵
以糊代絲健之澤之外莊內未始駕穿窬之盜洗滌
補綴黷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仰之窈
冥中詎敢自頸豫又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過買
之豫以教等夫則呼不顧則追一及一或教又使婦
定而拍手巧故意為可惜之狀曰願余子見為俗人
捉袂不肯放舞以動之執事強之如賣者非遊客羅
半門鬼占浪漫網罟一般風光宜無可惡僕則各商
收肆歸家長堤寂寞只見柳不見人於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畫間喧闐甚異謂之夜婦是
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解者言所以便事披雖取便
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收衣服
雖褻決不為此左衽樣之服夫子一生貧窶思亦服
着柳原舊衣來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以酒小戶
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喫噲食肉死亦不
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

而百錢大則二百近歲肉價漸高略與鯉鱖並其味其脆且功驗之速人孰論值其數則猪鹿狝兔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疊有為鹿鹿攸鱧鹿鹿蹄不狩不獵賄有懸特如狼則以厄乃蓋所以為惡獸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者然歸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行人止而觀為聞天武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餽病不許輒噉世曰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鋪者纔一其藥食店是而已計二十年来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鯨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益隱語耳都人字曰魑魅亦不顯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賣之肉包其必用敗傘紙今皆籜為則都下一歲幾萬敗傘不復給於用也

都人諺曰箱根嶺東魑魅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餽車臨舟寫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者死有益何着遺憾一醫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粱肉，身襲羅綺，獨知
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繁滋。
決不如吾輩貪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于世。吾輩
之此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肉，食
之無未必三嗅而起。予嘗羨願曰：尚未世為獸肉而
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毒者、臣也。
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此藥所以行。藥與著四名
靡衣之羨，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藥與著四名
有藥巡候病門，是為醫者。羨、藥、色、病、毒、藥、濁、百、詣、十
侵，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藥只欲其丸藥，只欲馨吁喫此輩
如泥百貼之藥，不如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
已，必歎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
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能病不食，曰：汗身瀆
神，然安知不自已平生所為亦為汗身穢祖之為入
而食言不祥莫大焉。汗亦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啗
以貨若誤食之，顯身汗君莫不祥大焉。食河豚死干
毒名亦從汗間。近日食干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汗
世間固不為不多，何獨獸肉。

景善 蕃薯原出呂宋，曰明方，晉中始入。漢
元祿成實，魏王傳之干我。

蕃薯行于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素食同
一時也聞西稱琉球薯聞東呼薩薯江以婦人皆
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粟字國語訓
九里乃以其味與粟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
八百八街各間番商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
字安意如今唐人朝干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意謂
如是子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薯僅賣百或
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變所然今則海內
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冬間所購少者不下
一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力五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
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萬金嗟夫城土繁盛
可知可想

蕃戶每日卯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紛々桂梁
黑々戶牖熱々穩婆往巷翁爺往厨婢往僕奴往小姐
遣婢必低聲言亦買却阿薩來主人命奴曰與其品
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點
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篋少年囊錢
擔去是係某家茶註并解語謂明會其
為戲中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註
此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予久未飲，每食之，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蕃薯條歌曰：分珠而如沙，人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履，令朱薯而如玉，山之朱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覺一嘆，因思冬月與煨薯同科，充寒素人家之食者，曰：大福餅，一餅四錢，取大值低，以焚為主也，鬻者必呼：暖乃人，喰烟，莫弗試，何郎之汗，梁氏亦不得，不因人熱矣，然而近時，餅家之製極精，極細，狀如海，小徑，漸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饒，頭羊，蔓，諸凡菓子，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餅不如王，朱瑤桃，猶是貪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貪書生，須替首再拜而食。

日本橋魚市

日本橋當江戶中央，一都太極，兩岸剖分四方道程，由是算出，八方人戶，由是連建，六十四州，人民之聚，始入此，都始過此橋，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西則金城突兀，巖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萬，第瓦缺々，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噴，集泊，橋下，菅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橋上，雜闕，公候，長檣，耒往如林，况諸凡履屐，屨屨，夜間，已寅之交，是然，或少，絕云。

遠亘相房而總之船魚槽如織川挾舟駁張歛相呼
 舟腹相摩其不捨壞者繞以一髮間七俗嗜鮮食常
 言三日不肉食骨皆離每日幾万水族葬之於柱戶
 人腹中槁之前後且々為市之死曰新場曰小田原
 坊嘔吐沸曉腫氣噎人春天板魚响滯葉七秋風鱸
 魚濊刺傾江夜漕鉞鏗魚与子規爭飛晚市竹葉魚
 与紫茄競時潛送鱖魚雪輪河豚琵琶魚渡寒九月
 魚眼冷火魚動鱗交錯翻尾火燎干原黑鰻每鑿枕
 藉橫鬣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地試尾場之僧十
 人捏脚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馬鮫魚多於四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
 鍋蓋魚背大於地獄之釜蓋沙巖之沙可以塗山鯨
 各舖之壁烏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曹招牌鱧鱖黃
 爵青魚等物如塵如上如蜆蛤魁蛤斗背固不足計
 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石決明
 礪研良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未人陳
 阿房妃嬪西施舌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魚鱸鯊
 劍魚双鬚魚鰓則龍鰓青鰓泥鰓草鰓五色斑鰓蝦
 芋魚王鮓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醢返城之
 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湊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焉人衰贈賄必用焉魚高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彙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肉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子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琵琶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含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儂餒
稱七外武食祿者白刀魚是而已鬚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人儒則
骨皆離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邑國治平以後藤原家所居此郡其平與伊賀
上野故因呼上野寬永二年為今名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不變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赤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不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瀕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干樓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粟抹齋早晚之
變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小兩雲雲不
猶仍雲不今粉松林杉西又東雲乎雲也雲氣氣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爽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琴想見揚妃卯時醉新浴洗醒紅尚

董友入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子詠蓮云
萬頃秋如畫一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疎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漣欺急湍雲樹登遙峯真實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緣堤構亭酒噀茶籠
鬧熱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千葉
上野則並一瓣千葉濃而一葉淡千葉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古京堀上野之谷似深川妓友僧批曰把
琉璃與花比暗於媚婦非氣類也因更尋乃比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瀟灑春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治郎僧笑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甚時上觀音堂真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層沾絕穢漢人錢借燈席賣香煎
湯已謂香煎曰僧具蓋於此人皆提行廚携執酒而過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界者此外夫胡嘗覽古畫遊
入懸夜代帳感按絲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篤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道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而幅員數里者
芙蓉不着水碧嫩葉上紅白相繡真美錦真彩雲遊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却時既溫蓬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丁照燭調羹鼓妓曉粧候聘但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萬水濺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臆之耳
殘秋慘澹尤足暢幽情友人標齋嘗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雨於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班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禮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處為
寶帷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護摩之烟
壓喂薯籬賽錢之兩撒離鬼臣一日憶地善男信女
買魚膜拜自佛言成訴其衷腸一少女箬十二文錢

閉目合掌曰此一四錢願以親計歲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米送着金簪玉掛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倡其方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悅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事效無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乃結玉顏
妍々立見之於前與見之於軀千人千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運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懸簿，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比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繯人，大師亦惟少憐，一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徧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為不少叔和搗入法，得了一部傷寒。今復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美，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世待我，以導引針治之間，殊恨人間無傳愚之藥，且輒近蘭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性異，牛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應少間。一商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借大師冥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致其心已疏于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墾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所與千人會，每月甲乙數楮盡，飯千母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教十外宅朝殿八百善之羹。食惠茲須履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船多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死猶有命武人頭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全書左武門要
鑑甲越一流兵學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與講藝城市陳之事常恨不幸生於太
平之世不得束羽扇數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道
甲施之於事遂卒屹席上而已今老矣無能前言之
非願天下太平四海無夏不見我輩四輪之旁近日
折節從儒士某受七書講義願二流奧義全在其圍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死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屍叔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咸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平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偶或更奇偶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費家驚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目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福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而大師靈莫生右文

之世。如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所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如。幸以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耨。今執牛耳於都下。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更大。門閭賣驕。取威矜力。未病故。駕肩輿。賣名致貧。無益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奔在得之。戒避走。公門苦引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孰不面。前。自。知。莫罪。可。紓。其。大。師。垂。慈。周。旋。救。濟。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貪道亦佛家罪人。衆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莫罪。可紓因欲乞救于孔。庶然。亦知夫子亦能垂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顧應之曰。吁。聖度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且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問。豈遑恤子。相視大息而去。

及人川口代來。就案上讀繁昌記。而曰。篇中賽大師一醫生者。豈得非馮我耶。子曰。何必然。七僕固不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織。醫。流。並是隻眼。生豈為獨馮兒乎。但。因。兄。所。著。新。痘。藥。傳。傷。夏。後。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珠大耳。因思兄不致為當今居
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
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知以此。天
隻眼齋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
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
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高曰。僧曰。儒皆以惜
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摸之乎。以似貴之。士將
無辭。

篇中叔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
之作也。何也。如初嘗之。忍其不許。未錄故。尔且吾無
辭藻因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
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如光金玉者也。而或謂金玉指
帶銅臭。予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
文高意深。處臭氣尤甚。奇哉。久之終閱水虎。臭氣中
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
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以都繁昌朝斯。臭氣以
鳴。太平今猶續為。椰子屁未如最後一屁。何時放
逐世物價漸貴。浴湯錢一文今益二文。屁價亦然。矣
未聞其所益。一首加幾銀。但閱今年無在中。蒙放
大屁者捐十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聞之。彼之言如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犬敵船。見太平
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屁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教都下
繁昌可喚而知者是也。

茂杏君題斯篇曰。皎骨未容蒙世塵。貧寒守節德。親
珍窮陽不爲離。騷恨絲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
石響。開國險。皆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爲惜無人
起。隨論賞譽。適情居士。被慙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
水虎。能日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世子勿領
此。救錢爲書。會人。香。早賦僧。一服樣子。

繁昌記初篇終

